



本期版头题字:李谦

七律 读《语史四首》感怀

□ 庄生

由来弱冠是山农，
性喜欬文觅史踪。
班马情怀辉日月，
苏辛逸兴散人封。
时闻渔唱胸飞剑，
但沐花香笔走龙。
掩卷回思身已老，
石梁麟阁化流淙。

观风景

□ 松雅

站桥扶玉观风景，
野阔身舒气爽凉。
左侧枫盛红烂漫，
右边柳絮色橙黄。
溪清碧水鱼游荡，
波浪晶粼鸭戏扬。
坡地菊花开蕊放，
岗漫松翠首伸长。

中秋月圆抒怀

□ 老鬼

一轮靛月献真情，
恰似银盘碧宇行。
户户团圆蒸桂饼，
家家和睦起歌声。
大街小巷红花灿，
沃土田畴五谷盈。
科技繁荣祥瑞兆，
登高望远踏新程。

人生九雅(新韵)

□ 雨花石

人生九雅入心经，
古往今来皆有踪。
墨客儒商多喜爱，
凡夫俗子数更倾。
抚琴绘画香茶品，
把酒吟诗笑谈风。
赏玉读书花月下，
棋盘对弈马蹄腾。

莲城诗话



栏目主持:庄生

孤独的守望者

□ 朱双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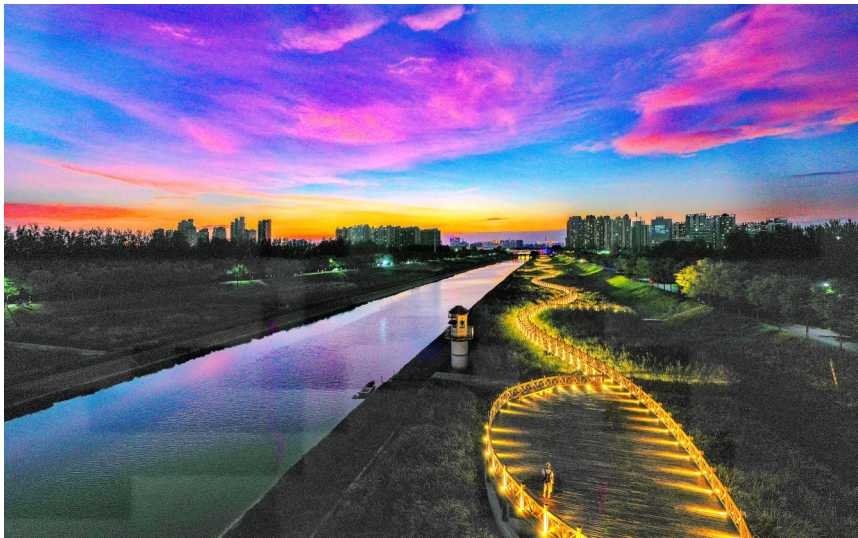
每个人都曾辉煌过，却总不能抵挡走向衰老时的孤寂——题记

当秋的寒凉袭向这个带有余温的世界时，我总忍不住回头，好像能看到银发飘零、佝偻身子，站在村口张望的母亲。那是她守望儿女归家的期盼，一次次的期盼变成一次次的幻灭，而我也在渐行渐悟的过程中，渐渐参透人生，理解了母亲的那份坚守与等待。

可惜母亲早已不能在原地等待了，她最终撒手人寰，再也无法牵挂我们了！此时，霜降后的暖阳透过窗子，照在我橘色的被子上，发出温暖的光。农历十月二十二，母亲的忌日还未到，但我对母亲的感恩和怀念却早已显现心间。

我曾自认为是一个孝顺的女儿，觉得自己曾为母亲看过病，为母亲买过药，也为母亲洗过脚……如果不是看到楼下老太太一次次地因痴呆发病，可能我永远都会觉得自己无愧于母亲。当我被楼下的老太太错认为女儿，当她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时，我才知道我对母亲曾经是那么的狠心，陪伴她的太少！

父亲去世时，母亲才50岁。她曾为父亲的离开痛哭过，但眼看我们兄妹三人虽已成人，却还有两个未成家，而我正是即将高考的关键时期，母亲最终选择擦干眼泪，用自己并不宽阔的肩膀扛起一切，为我们整整奋斗了18年，直到她68岁走完一生。直到哥哥结婚生子，我大学毕业、结婚，最终工作稳定，组建自己的家庭，有了自己的一双儿



清溪河风光 签约摄影师 徐国志 摄

女。这一切，母亲一直默默地支持着，看到我们成家立业，当她觉得人生再无牵挂，最终选择默默离开。

曾经，难过时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向她诉说苦楚；困难时，可以肆无忌惮地向她提要求；一点儿心事，解不开的疙瘩，都可以找她开导、解决。因为有母亲，我永远没有独立的时候；因为有母亲，我永远恣意妄为，可以不听别人的训导；也正因为有母亲，我甚至能畅所欲言，苦的、涩的、甜的、咸的各种感受全部倾诉给母亲，从来不考虑母亲的感受，然而母亲还是那样宽容我、容忍我、包庇我，我在母爱的汪洋大海中肆意妄为、随性自然。

直到那一天，最关心我的母亲离世，我的世界再也没有了依靠，没有了那个可以无私帮助我，无尽容忍我的那个人。如今，那个被称为“家”的地方，因为没有了母亲而不再是家。往往心情郁闷，无处发泄时，我总想着如果母亲还在那该有多好啊！她会永远静静地倾听我的诉说。

我们每周一次的看望对母亲来说已是奢望，这种不公平的爱造就了我。每每遇到困难，我都会想起母亲，因为她是她内心深处最柔嫩的地方。

在我心中，永远留一方土地是为母亲准备的！我还在原地等待，等待着母亲归来！

书缘

枪声》《烈火金刚》等，这些故事至今令我难以忘怀。

渐渐地，听说书已满足不了我的需求，强烈的求知欲使我捧起了小人书，书里那些动人的故事，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。上学后，我开始攒钱买连环画和少儿读物看。我曾先后徒步到当时的双庙公社新村新华书店、颍桥公社大桥新华书店、关帝庙公社库庄新华书店买《红小兵》《儿童文学》等刊物。通过阅读这些课外书籍，我的写作水平不断提高，语言也更加丰富，写的作文经常受到老师表扬，有时还被当范文读给同学们听。

1977年7月高中毕业后，我发挥写作优势，在劳动之余，开始业余写作。通过不懈努力，我写的新闻稿件陆续在

襄城县人民广播电台播出，有的稿件还上了《河南农民报》《河南日报》。

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期间，为开展好群众读书活动，在县文化馆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，我建立全县第一个大队级图书馆，并创办全县第一个大队级文学刊物《群众文艺》，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。在负责管理大队图书馆的四年多时间里，不管工作有多忙，我都会抽出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书。

后来，我到襄城县农村信用联社从事文秘和宣传工作，对读书更加痴迷。书是穿不破的衣裳，是取之不尽的宝藏。每得到一本好书，我都如获至宝，先小心翼翼地写上自己的名字，再用鼻子闻闻那沁人心脾的墨香，仿佛感到知识的源泉潺潺流入我的心田……

人生如逆旅，你我皆行人

风港。

不必怀疑他们会弃你于不顾，即使他们羸弱贫寒，也会义无反顾的用尽全力去爱你、支持你。当你为事业奋斗，为生活打拼，顶风前行时，回头都能看到他们正在身后，默默地关注着你。他们给了你生命，教会你说话，带你跨出人生第一步，是你生命的来处，也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开端。如果有一天他们不在了，我们与生命初始的一些联系也永远的断开了。

说恋家，说乡愁，其实恋的、愁的都是他们，他们既是思念的源头，也是思

念的归宿。

常听到有人在父母灵前哭喊，“你不在了，我喊谁妈(爸)？我叫妈(爸)，再没人答应我了。”每每听到类似的话，都会让人鼻头发酸，潸然泪下。

父母走后，我们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儿。再回首时，已无故人守望，那是一片云烟氤氲，一座埋骨的孤坟。正如苏轼在悼亡词里写的，“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”

不过，人生本就是一段向死而生的旅程。有他们在前方等着，我们的归途便不会觉得有多么恐怖与冰冷了。